

MOBY DICK的中譯本

黃燕禎

譯 名：白鯨記

著 者：H. Melville

譯 者：葉晉庸

出版者：香港今日世界社

初 版：民國五十八年十月

頁 數：四百四十二頁

我們對任何譯文都關心，尤其是文學作品的中譯，任何原著，一經翻譯，便有人閱讀，如果譯得好的話，自然而然會成為我們文化的一部份。因此每一個從事翻譯工作的人是任重而道遠的。他們除了要有豐富的學識和高尚的學養之外，還得有毅力和恆心去做文化工作。文化跟羅馬一樣不能在一天之內造成，如果沒有真才實學的人，是擔負不起這種偉大使命的。

「白鯨記」是美國文學中第一部在世界文壇上揚眉吐氣的經典之作。世界上很多國家，都早有了譯文。中

譯本遲遲才問世。當初我們的確感到十分的興奮和欣慰，像這麼吃重的作品，有人敢去嘗試彙譯，當然是個好現象。但是我們的滿足是有限的，我們最關心的還是譯文本身，譯作是不是忠實傳神？譯者的中英文造詣如何？中譯的「白鯨記」已將近有四年的壽命，它是不是有繼續存在的價值？它是不是會成為我們文化的一部份？這些年來一直沒有人提出疑問和質詢，雖然這種沉寂和冷漠的現象，在我們的文壇是司空見慣的，但是我們還是覺得有一談的必要。

現在就讓我們來看看「白鯨記」的譯文走成了什麼樣，是否扭曲了原著，或譯得太過離譜而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一) 追獵前

Whenever I find myself growing grim about the mouth; 是「每當我發覺自己的嘴裏有點苦澀時。」譯成了「只要我發覺自己嘴巴越來越冷酷。」(譯文第一頁第三行，以下作頁××行××)。

If they but knew it, almost all men in their degree, some time or other, cherish very nearly the same feelings towards the ocean with me. 是「人們倘了解這點，幾乎每個人遲早會跟我一樣對海洋懷着差不多相同的心情。」譯成：「可惜世人不知道，幾乎一切的人在某個時候都或多或少地懷着跟我差不多完全相同的心情，嚮往海洋。」(頁一，行一)。some time or other 是「遲早或早晚」非「某個時候」(頁三，行十六亦譯成這樣)。

..... that's a long sermon [sermon] for a chap that rip a little now and then. 這是 Spouter Inn 的店老板一句稍為走調的對白，竟譯成：「.....這真是一條太長的鮭魚給個傢伙先一刀後一刀割不出個道理來。」(頁一二，行十七)，仔細讀一下前後文就知道 sermon 是 sermon 而非 salmon (鮭魚)，所以全句該譯為：「.....這麼長的說教，居然出自一位經常會有點胡言亂語的小伙子之口。」

a handsome pair of red-worsted manropes 是「一對漂亮紅絨線做的舷門索」不是「一對漂亮的

用壞了的紅色絛門索」(頁四八，行八)。

like that [sob] of a heart-stricken moose 是「像一隻心驚的麋鹿的嗚咽」非「彷彿一隻麋鹿心臟給打中後的嗚咽」(頁一五六，行十二)。

I meant not to incense thee. 是「我不想觸怒您。」非「我的意思不是要奉承你。」(頁一五八，行十二)。

a brave stave 是「一段美好的詩句」竟譯成：「響亮的一聲」(頁一六九，行九)。

those insulated, immemorial, unalterable countries 是「那些孤立的、極古的、一成不變的國家」竟譯成：「那些受侮辱的，不知起於何時的，停滯的國家」(頁二一五，行一)。

——that's your gizzard! Aloft! Aloft! 是「——那是你的胃呀！高點！高點！」非「——那是你的喉嚨呀！低點！低點！」(頁二四七，行二)。

As an overladen Indianman bearing down the Hindostan coast ... careens, buries, rolls, and wallows on her way. 是「好像一艘超載的東印度公司貿易船……駛近印度的海岸，沿途傾側、掩藏、顛簸掙扎。」非「好似一條超載的東印度公司貿易船……在印度的海面上傾傾斜斜、匆匆忙忙、翻騰滾動地衝去一樣。」(頁二六二，行十四)。

Aloft there, and rig whips and buckets to wet the sail 是「桅桿上邊的人，拉上小滑車和水桶潑濕船帆。」非「爬下小滑車，拿水桶潑濕帆篷。」(頁二七五，行二)。

……helplessly floated like water-logged dismantled ships on the sea. 是「……就像進了水，卸除裝備的船無助地浮在海上。」非「……就像下了水却失掉航駛能力的海船一般飄蕩着。」(頁二七六，行六)。

That's mud, we leave clay to ditchers, Sir. 是「那是泥漿呀，我們把黏土留給挖溝的人，先生

。竟譯成：「那是爛泥呀，爛泥應該放在陰溝裏，先生。」（頁三一，行十三）。

Not a man of the crew but gave him up, 是「水手們沒有一個不當他是無藥可救的病人；」竟譯成：「水手們都沒有當他是無藥可救的病人。」（頁三二，行九）。

The same waves wash the moles of the new-built Californian towns, but yesterday planted by the recentest race of man……是「就是這股浪潮沖洗着昨天才由最新的人種剛建好的加利福尼亞州諸鎮的突堤……」非「就是這股浪潮沖刷了先人構築起來的加利福尼亞城市的突堤……」（頁三七，行四）。

a leaning, dilapidated barn 是「一間搖搖欲墜的穀倉」譯成了：「一間傾斜的破屋」（頁三九，行七）。

……and Ahab moodily stalked away with the weapon [harpoon]；是「……於是阿哈拿着魚杈，心裏面很不高興，高視闊步的走開了。」非「於是阿哈心事重重，拿着魚杈躡手躡腳的走開了。」（頁三三六，行八），Stalked 一詞固也可譯作「躡手躡腳地走」，但按上下文，以及阿哈平時的言行來看，顯然不够妥貼。

through infancy's unconscious spell 是「經由孩提時代那無意識的迷惑」非「由孩提時代的無意識的呀呀學語」（頁三三八，行十六）。

……seems the blazing focus of the glassy ocean's immeasurable burning-glass, 是「……似乎是平穩如鏡的海洋那無邊火鏡強烈的焦點。」非「……似乎是一片汪洋的草原上燎原之火的強烈的焦點。」（頁三五〇，行六）。

this day week 是「下星期的今天」竟譯作：「何時何刻」（頁三七，行九）。

……that is, his two only meals, — breakfast and dinner; supper he never touched. 是「…

：那就是說，他僅有的兩頓飯——早餐和午餐，他從來不吃晚餐；」非「……所謂吃飯，不過早晚兩餐，午餐碰也不碰；」（頁三九二，行二）。

諸如此類的錯誤，多得不勝枚舉，因為篇幅的限制，所以筆者不想全舉出來，何況好戲還在後頭。「白鯨記」最精彩的地方，是在最後三天的追獵。非常遺憾的是，這三章的譯文簡直集誤譯之大成，是譯文裏最可怕的致命傷。尤其每當白鯨躍然於紙上，譯文就有錯，譯者這種恐懼白鯨的心理，我們只好留給心理分析學家去分析吧！我們現在來看看這三天的追獵到底乖謬成什麼樣子。

(一) 追獵——第一天

Stand by the braces! Hand down the helm!—brace up! Shiver her!—shiver her [White Whale] 是「準備帆索！轉舵使船背風！——打起精神！打碎牠！——打碎牠！」非「準備好轉帆索！扳住舵——擰住帆船！滾起滑車輪——滾起滑車輪！」（頁四〇六，行十一）。

……the blue waters interchangeably flow over into the moving valley of his steady wake；是「……藍色的海水交替的流過來，流進白鯨尾後拖着的那道連綿不斷的水跡裏，」非「……蔚藍的海水交替地流過來，流進穩定的裂尾裏，」（頁四〇七，行五）。

But these [bubbles] were broken again by the light toes of hundreds of gay fowl softly feathering the sea ……是「可是這些水泡又被幾百隻平穩飛翔在海上快活的海鳥以輕輕的腳趾攪散」……「竟譯作：『可是，這些水泡又被點綴在海上的許多偶而驚惶起飛的灰鳥攪散了……』（頁四〇七，行六）。

……shooting his pleated head lengthwise beneath the boat. 是「……將他那打褶的腦袋直鑽到捕鯨船底下。」竟譯作：「……就在艇底下筆直抬起他的有褶皺的腦袋。」（頁四〇八，行十七）。

With unastonished eyes Fedallah gazed, and crossed his arms but the tiger-yellow crew were tumbling over each other's head to gain the uttermost stern. 是「菲達拉交起雙臂，毫無

畏懼的望着，可是嚇慌的水手們都亂成一團，想搶到捕鯨船的最末尾去。」竟譯成：「菲達拉叉起雙臂，目不轉睛地望着，可是，嚇慌的水手們却在彼此的頭頂上踐來踏去，想走到船梢去。」（頁四〇九，行五），tumbling over each other's head 是一句俗語，形容混亂的狀態，和頭毫無關係，更何況在小小的捕鯨船上，水手們也不可能有此絕招：「在彼此的頭頂上踐來踏去」。中文並沒有「船梢」的說法，該譯成「船尾」（見思果：「翻譯的研究」）。

……the frail gunwales bent in, collapsed, and snapped as [white whale's] both jaws, like an enormous shears sliding further aft, bit the craft completely in twain, and locked themselves fast again in the sea, midway between the two floating wrecks. 這是第一天追獵中白鯨破壞捕鯨船的情形，原文既生動又清楚，讓我們看看譯者的神來之筆：「……鯨的下巴一滑，兩片脆薄的船舷立即彎捲，碎然一聲斷了，鯨把嘴巴一閉，朝兩段漂浮的殘艇之間游來游去。」（頁四〇九，行十一），任何人讀到這段譯文都會睡不着覺，尤其不曾失眠的人。全句該譯作：「白鯨的嘴巴如一隻巨大的剪刀，往後伸到捕鯨船的中央，將小船完全咬成兩段，就在這時兩片脆弱的船舷隨即跟着向內彎進、陷縮、碎然一聲斷了。白鯨的嘴巴又立即在兩段船的殘骸間合了起來。」

……the boat had shaken off his [Ahab's] hold on the jaw; spilled him out of it [boat], as he leaned to the push; and so he fell flat-faced upon the sea, 是「……當阿哈陷入絕境時，捕鯨船已震開了他握住白鯨下巴的手，把他摔了出去，因此阿哈面孔朝下的跌在海上。」竟譯成：「……小艇一震，把他震落在鯨嘴上；他俯身想再推時，被鯨一口噴了出來，仰面朝天跌在海上。」（頁四〇九，行十四），多了不起的想像力！

……Moby Dick now lay at a little distance, vertically thrusting his oblong white head up and down in the billows; 是「……莫比敵停在不遠的地方，長方形的白頭垂直地在浪濤中衝上衝下

；「非」……莫比敵躺在不遠的地方，長方形的白頭筆直矗立在波濤中浮沉；」（頁四〇九，行十六）。

（三）追獵——第二天

Climbing to a spar with one hand, some reached forth the other with impatient wavings；是「有些人緊緊的將一隻手扳住根圓木，伸出另一隻手不耐煩的揮着；」非「這邊有人緊緊地板住一根圓木，那邊又有人迫不及待地晃晃去，要攀到另一根上去；」（頁四一八，行七）。

But even that close limit was gained, and while yet all three boats were plain as the ship's three masts to his eye；the white whale churning himself into furious speed, almost in an instant as it were, rushing the boats with open jaws, and a lashing tail, offered appalling battle on every side；像這些白鯨大發威風的精彩地方，我們讀到的是最糟糕的譯文：「可是，在還沒有達到那麼接近的距離之前，白鯨已狂暴地翻騰，一下就張開大口衝向幾隻小艇，那條皮鞭似的尾巴也是晃晃去，殺氣騰騰；」（頁四二〇，行一），該譯作：「可是，在尚未到那麼近的區域前，那時三隻捕鯨船看起來還像大船上的三根桅桿，彷彿就在一眨眼間，白鯨翻滾起身子，以狂暴的速度衝到捕鯨船中，嘴巴張得開開的，尾巴掃來掃去，向四面八方提出駭人的挑戰；」。

But at last in his untraceable evolutions, the white whale so crossed and recrossed, and in a thousand ways entangled the slack of the three lines now fast to him……是「最後，白鯨在那無跡可尋的旋轉中，穿過來橫過去，使盡方法使三條現在繫在身上的繩子鬆掉部份互相糾纏在一塊兒……」非「最後，白鯨在難以描寫的翻覆中轉過來又轉過去，拼命牽扯那三根已縛住牠的繩索……」（頁四二〇，行七）。

——a sight more savage than the embattled teeth of sharks！是「——比擺好陣勢的沙魚齒場面更兇猛！」非「却帶來比城壕似的沙魚齒更駭人的場面！」（頁四二〇，行九）。

Seizing the boat-knife, he [Ahab] critically reached within—through—and then; with—out—the rays of steel; 是「阿哈抓起一把船刀，井然有序的伸進這些鈎杈刀槍的輝耀中，然後再伸了出來。」Steel 此處是指魚杈魚槍等等，這句不該譯成：「抓起一把艇刀，阿哈有條不紊地先用刀子割掉艙內的繩索，然後又割艇外的繩索，一時刀光閃閃；」（頁四二〇，行十一）。

……his tail swiftly drew back, and came sideways smiting the sea. 是「……牠的尾巴很快的縮回來，斜打着海水」。非「……就把尾巴敏銳地一縮，又斜斜伸出來拍擊浪潮。」（頁四二一，行十）。

……he pushed his plated forehead through the ocean. 是「……牠推起打褶的額頭橫過大洋。」非「……便把有皺褶的前額在海裏往前一衝。」（頁四二一，行十一）。

……nor did it so exhaust him as the previous day's mishap. 是「……跟昨天受害的情形一樣，今天這場並不使他灰心。」竟只譯成：「……而且並非精疲力竭。」（頁四二一，行十七）。

Can any lead touch yonder floor, any mast scrape yonder roof? 是「測鉛能碰到海底，桅桿能擦到天頂嗎？」非「子彈碰到海底，桅桿戳得穿天空嗎？」（頁四二二，行九）

I'll ten times girdle the unmeasured globe; 是「我要環繞這不可測量的地球十次；」竟譯成：「我要十倍包圍這個未曾測量的地球。」（頁四二三，行十五）。

Oh! how valiantly I seek to drive out of other's hearts what's clinched so fast in mine! 是「啊！我多英勇的想擺脫別人那纏得我緊緊的心！」非「啊！我多勇敢地把那壓得我要命的心事拿來逼得別人發狂呀！」（頁四二五，行一）。

（四）追獵——第三天

……all these things are bodiless, but only bodiless as agents. 是「……所有這些東西都是無形的，但是只作物體看時是無形的，作行為者看時就非無形的了。」非「不過這一切……東西，都是沒有形體

的，但只是作為無行體的一般物件，並非無形體的神明。」（頁四二七，行十四）。

My legs feel faint; like his who has footed it all day. 是「我的雙腿戰到軟弱無力了；像走了一整天的人那樣。」非「我的雙腿感到乏弱無力了；好像站了一整天的人一樣。」（頁四三一，行一）。

……then [the waters] quickly upheaved, as if sideways sliding from a submerged berg of ice, swiftly rising to the surface. 是「……接着（海水）很快的往上隆升，彷彿從旁邊開一塊潛伏在水裏的水山突然浮上水面來。」非「接着（海水）又迅速的往上冒，像是湧出一塊沉在水裏的冰塊，一下子騰躍到水面上來。」（頁四三二）。

……and [Moby Dick] once more flailed them [the boats] apart; spilling out the irons and lances from the two mates' boats, and dashing in one side of the upper part of their bows …是「……莫比敵又一次將這些捕鯨船掃散開了，突出了由兩隻大副的船上拋來的鐵器矛槍，並且衝進他們船首上半部的一邊……」非「……小艇又被牠甩開了；兩個大副的兩隻小艇上的刀槍都被摔下了海，兩隻小艇的前半段也被撞碎」……」（頁四三三，行四）。

drawing in a long lean breath 是「微微地長吸了一口氣」竟譯成「拖長聲音微弱地歎」一聲」（頁四三三行十一）。

but a stage in his leeward voyage 是「僅是牠下風旅程的一站」非「當作牠的後方」（頁四三四，行一）。

……the ship [the Pequod], — which thus far had been sailing in the contrary direction to him [Moby Dick] ……根據上下文不該譯成「——大船一直同牠背道而馳……」（頁四三四，行一），該譯作「——到目前為止，大船一直以相逆的方向航向牠……」

……that the blades became jagged and crunched, and left small splinters in the sea, at

almost every dip, 是「……槳葉都被咬成了鋸齒狀，且破碎不堪，幾乎每划一下，便要留下一些碎片在海裏。」非「……槳葉都被咬得參差不齊，簡直是每划一下只能引起海水微晃一下而已。」（頁四三九，行一）。Pull out 'tis the better rest, the shark's jaw than the yielding water. 是「用力划呀！沙魚的下巴是最好的架子，而不是柔順的海水。」非「用勁划呀！沙魚的嘴巴終究比這種軟綿綿的海強些。」（頁四三五行，11）。

At length as the craft was cast to one side, and ran ranging along with the White Whale's flank, he seemed strangely oblivious of its advance——是「終於，小船被划向一邊，緊靠白鯨的側腹，並排划去，奇怪的是，白鯨這時似乎沒注意小船的到來——」非「最後，小艇衝向一邊，緊靠白鯨，並排划去，這時，鯨似乎還完全不理會小艇的來到——」（頁四三五，行八）。

Moby Dick sideways withed; spasmodically rolled his high flank against the bow, and, without staving a hole in it, so suddenly canted the boat over……是「莫比敵打橫地折騰着，痙攣似的將左側腹推滾向艇首，雖然沒給小船鑿個洞，却意想不到的把小船傾翻了……」非「莫比敵斜斜一扭；牠緊靠着艇頭的側腹猛然一滾，小艇連一個洞都沒有撞穿，就陡然翻了個身……」（頁四三五，行十一）。

And now poor Stubb goes to bed upon a mattress that is all too soft; would it were stuffed with brushwood. 是「現在可憐的斯脫布要去躺在總是在太軟的墊子上，假如下面塞點木柴就好了。」非「現在可憐的斯脫布要去躺在最軟最軟的床鋪上了；那裏面會不會塞些柴呢？」（頁四三七，行十三）……as mountain torrents down a flume. 是「……像山洪瀉下似的。」非「……像山洪瀉在水槽裏。」（頁四三八，行八）。

以上這些錯誤都是經過精選出來的。翻譯的確是件很辛苦艱難的工作，因此我們實在不敢對譯者和譯文有

過分的苛求，但是每一位譯者都應該有把握他的譯文是百分之百對的，翻得好壞又是其次了。如果譯者對自己的譯文沒有這種信心，至少不該望文生義就信手拈來。

「白鯨記」最後三章追獵的譯文，讀了之後簡直讓人撲朔迷離，光讀譯文的人會以為梅爾維爾是在故弄玄虛，其實這完全是譯者在沒有讀通原文前就貿然動筆所鑄成的大錯。像「白鯨記」這麼赫然的一本鉅著，譯成中文却面目全非，實在可悲。



●本期稿件實在太擠，連一向被讀者重視的「兩月新書」都被擠掉了，只得改於下期刊出，而經過了兩個月，編者想說的話似乎也不少，但限於篇幅，也只好從簡。

●十月六日起，國際學舍將有一個大型書展，由圖書出版事業協會和晨鐘出版社合辦，本社亦參加了，歡迎愛書的朋友到時前往參觀。

●本社最近出版了兩冊新書：「文學探索」(

林柏燕著)和「冷血」(楊月蓀譯)，預約至九月二十日止，詳細情形請閱本期第八十八頁廣告。

●本社因業務擴充，需一較大的辦公室和書庫，如樓下能兼作門市，更為理想，讀者之中如有多餘房屋可供租售，請與本社聯絡。

●本社繼續徵求駐校通訊員，詳細辦法刊於二至五期本刊。

●第五、六期勘誤表將於下期一併刊出。

●「龍族評論專號」(中國現代詩評論)已於月前出書，是一部甚具水準的新詩評論集，本刊「批評索引」，限於篇幅無法將該書作者及篇名一一抄錄，特此聲明。